



【万松浦讲稿之五】

## 轻率必有后果

□张炜

就文学的网络阅读而言,对一个人的损害很大。有人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网读,结果很不愉快——看了太多垃圾,得不偿失。还有荧屏,电子这些东西与语言文字的距离、它们的不亲和性质,是这些对深入的阅读造成了破坏。

一般地谈谈网络写作和网络文学也未尝不可,但严格地讲,并没有什么“网络文学”。

文学就是文学,作品写在纸上、刻在瓦片上、发射到卫星上,都改变不了实际内容。关键是要写得好,不能因为载体的改变就轻易地改掉或废掉了标准。

对新技术、新载体过分敏感不是好事。对艺术敏感是好的,对时尚敏感并进而迷恋就往往意味着浅薄。有人觉得“网络文学”自成一家,有它自己的标准,这是虚妄可笑的。怎么会呢?文学只有文学的标准,这个标准几千年来改变很少——我们有时觉得改变很大,其实很少。因为身在当代,受到各种各样的当下干扰比较多,一恍惚就容易失去判断的坐标。从古至今,文学对词汇调度的严谨、对语言艺术的追求、对思想与艺术含量的探索、对形式美感的渴望,这一切都是严格和一贯的。

只因为选择了网络为载体,从而也就获得了某种豁免权或特权,比如可以无限地放肆和松弛,可以推翻固有的文字之美,这不过是白日做梦罢了。网络上发表的作品,一定是与纸张刊发的作品同一标准。

轻率的写作必有后果。应该时刻谨记:语言艺术是一个自我苛刻而后才得到提升的过程。正因为网络发表的自由带来了最大限度的放纵,所以它对写作者才是格外危险的事情。这种损害是内在的、长久的。

现在似乎普遍面临着古典文学修养的不足……这也多少与发展中国家的自卑有关。我们这儿尽管在大中小学课本里还保留了一部分民族经典,但是人们对它的感情已经越来越淡薄,这就妨

碍了领会和亲近。从情感的递减开始,很容易走向流行和时髦,这些因素纠合起来,也就造成了无根的一代。

网络是全球化的利器,无根的一代遇到这种利器,实在一点讲,是凶多吉少。

现在年轻一代的写作水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要奢谈文学怎样了,更不要谈诗怎样了,那样离现实太远而且过于苛刻,还是谈谈最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吧。过去高中生、初中生就可以解决的语文问题,现在许多研究生都没有解决,谁如果不信,就让他们作一篇短短的应用文来看看。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教育如何发达、学校里有了多少大楼,招了多少学生,实际上却面临着历史上罕见的教育危机。实在一点说,我们今天已经毁掉了人们对知识和大学的敬畏。

当代人太浮躁,急于做事却不愿思考,所以就把事情做坏了。文化事业是积累和演化的过程,极为需要耐心和方向感,更需要敬畏。总想让文化在一天早晨就改变过来,而且还要向着自己的利益转变,最后总是弄到不惜使用暴力的地步,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这样,这个运动不仅没有让文化焕然一新,反倒把传统文化中最好的部分践踏在地,搞得一片狼藉,整个文化趋于崩溃,造成的恶果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吃完。

教育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事情,学校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搞大跃进,后果自然不堪设想。一个时期民族群体向往什么,比如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和大面积蔓延,也一定会从小小的角落里看得清清楚楚。

还要讲清楚网络的事情、电视的事情。网络和电视充斥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现在已经普遍低于大众的平均文明水准。这是商业主义时代才有的怪胎。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载体上每天流动的东西低于社会平均文明水准,那

就一定会极大地伤害民众了。人不得不经受日常的耳濡目染,境界怎么会高?趣味怎么会雅?任何一个群体,只要以庸俗为能事,就一定会以嘲弄文明为能事。

不要说初踏生活的年轻人了,即便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如果长期被一些粗俗的视听给包围,也必定会变得庸俗不堪。而阅读和写作,其中一个主要的功用,就是和庸俗作斗争。

单说语言表达技能的层面,人一旦满脑子装了套路情节、套路语言,一些高频率出现的词汇、一种社会性表达习惯,那注定会成为很糟糕的事情。

写作最强调个人性,强调不被重复的独自一己的表达。这方面,只要被惯常的东西影响一点,文章的品格就会下降一点;影响日久,也就全无品格了。有人试过,只要在较长的时间里坚持观看电视剧之类的文化制品,基本上就会在艺术赏识上流于平庸。一直接触那样的格调,倾听那样的语言,收看那样的画面,接近一些相对没有水准的人描着红脸咋咋呼呼,这样日久天长怎么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一定要有健康的阅读习惯,不然就不可能掌握文字,更不要说具备深入思想的能力了。

先掌握文字再谈其他。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现在恰恰是这种能力在一些人那里完全丧失了。所以,如果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想在思想与文字方面有所造就的人,就一定在现代信息接受方面采取断然措施。

这里不是对网络和电视之类的一概排斥,不能武断和莽撞到这样的地步,而只是在讲现代人的理性选择,讲我们面临的精神和文化的危机。

也许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随波逐流:生活方式、阅读方式的随波逐流,个人见解和思想的随波逐流——正流向一个未知的危险的未来。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

### 【生活直击】

“建设难而破坏易”,这是世人的共识。古巴比伦王国毁于战争,庞贝古城毁于火山喷发,秦阿房宫毁于大火,古贺兰国毁于沙尘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金言“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否会毁于前不久的一个恶性案件,还有待我们继续观察。

这个案件毫无疑问,大略如下:2013年7月24日15时左右,17岁的花季少女胡伊萱(家住黑龙江桦南县)在文林街遇到一名假装腹痛的孕妇谭某,后者向她求助。天使女孩胡伊

## 助人是一门技术活

□王开林

萱非常善良,立刻搀扶谭某回家。孕妇谭某到家之后,向胡伊萱表达“谢意”,挽留她小坐片刻,其间偷偷下药于饮料中,将毫无防备的胡伊萱迷昏,此后任由其丈夫江某对胡伊萱实施性侵,并将她杀害,抛尸于山中。

这个恶性案件具有特别令人心寒之处:女孩胡伊萱助人为乐,却惨遭禽兽夫妇江某、谭某的摧花毒手,较之其他情形下少女误入魔窟更可悲可悯一万倍。无数家长、老师看完这条新闻后,还如何能够像平常那样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女、学生助人为乐?必然会痛定而思:在歹人窥伺、恶兽潜伏的社会环境中,一味教导天真无邪的孩子去助人为乐,这是不明智?善意和同情心一再遭到黑手颠覆,这是不是反证了丛林法则更为合理?既能让孩子们保持仁爱之心,又能让孩子们规避可怕的生命危险,是否有此良方?

其实,助人是一门技术活,甚至应该算一门精细的技术活,但这方面的讲究从来没有入细述过,许多悲剧本可避免,却反复发生,这值得我们反思。胡伊萱被禽兽夫妇江某、谭某杀害的恶性案件是个典型的例子。胡伊萱路遇求助的孕妇谭某,虽然彼此素昧平生,但是胡伊萱只怀善意、不抱戒心地去搀扶她,并不算错误的选择;胡伊萱将孕妇谭某送到小区门口后,她已完成此项义举,即可从容离开;倘若她一定要继续护送,则将谭某送至楼下,已经仁至义尽;毕竟小区中人来人往,谭某既可打电话回家,也可由熟悉的邻居伸出援手。胡伊萱多走了一段路,那段路就成为了她生命中的不归路。

有些金言口口相传,把话说得太满,难免误人子弟。比如这句,“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就值得商榷和推敲。凡事应适可而止,过犹不及。胡伊萱若只将谭某送至小区门口或楼下,她还会遇害吗?她的善举并不因为谭某的诘骗而减色。但我们不应该苛求她,为什么?因为助人是一门技术活,谁又教过胡伊萱这门技术?中国社会有一个大缺陷,凡事只讲求感性的“艺术”,不讲求理性的“技术”,而且以道德的光晕模糊掉“艺术”与“技术”的疆界。身为长辈,只讲些助人的“艺术”,大多数时候,确实冠冕堂皇、光鲜出彩,但也会在有些时候会直接误导甚至间接伤害天真善良的孩子。比如,不会游泳的人见义勇为,竟纵身跳入江河中去搭救溺水者,毫不讲求技术和步骤,结果造成的死伤更众。助人既然是仁善使然,最佳效果便是让这份仁善既得以彰显,而又不被轻易扼杀,技术就不能不讲求,这精细时还得精细。身为初级教官,家长和教师不能偷懒,不能大意,不能拿些道德光环和艺术迷彩来敷衍塞责。

我知道,全国有些省份已在学校中开展“三生教育”,生命、生活、生存,没有一个是轻松的话题,也没有一个不是技术活。但愿天使女孩胡伊萱的不幸遇害能够惊醒那些草率的老师和懒惰的家长,从此教会自己的孩子怎样去做好事、如何识别人、如何把握度。只有这样,他们的爱心和善意才能够在广阔的社会丛林中游刃有余,助人为乐也就不会变成助人为傻、助人为悲和助人为殇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